

還記得小時候在老家，家裡的台院有一塊菜地，說是菜地，卻是奶奶的心頭肉，每當有人踏入菜地半步，奶奶都會上前跟他拼得你死我活。那時候我還小，在我眼裡，那塊菜地也談不上奇特，卻能在奶奶的眼裡像塊寶貝一樣，令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打我記事起，依稀記得每天早上，天濛濛亮的時候，奶奶都會提著她那小鋤頭，穿著一身不合身的軍大衣就開始照顧她的菜地。心情好的時候，她會哼著小曲；不好的時候也會照顧它，但誰說啥也不搭理。

每當正午時分，烈日當頭的時候，奶奶都會頂著大太陽去給她的植物澆水。那個天好似蒸籠一般，奶奶臉上的汗如同雨水，揮灑直下。看著奶奶這般模樣，小時候的我十分心疼，不住上前詢問：「奶奶，回屋吧，這天太熱了。」可奶奶卻擺了擺手：「這種花跟做人一樣，如果連花都種不好，談何成功呢？」，小時候的我還不懂那是啥意思，但卻學著奶奶的樣子也種了朵花在菜地里，看看到底奶奶說的是什麼。

後來，奶奶的身體大不如前，走兩步就要歇三步，可她還是會日復一日，起早貪黑的照顧她的植物。可她這次身邊多了個我，我一邊照顧著自己的小花，一邊給奶奶打下手。經過我的悉心照料，我的小花也破土而出開花結果。看著自己的努力有了結果，這時我才漸漸明白奶奶說成功的意義。奶奶嘴裡說的成功，從不是賺上大錢，開上好車，而是對一件事的堅持不懈。三天打魚兩天曬網，固然舒服，但是愚公移山之後，看到那條通往小鎮的路，那無比的舒暢的感覺令人滿足。種花的道路是十分坎坷，可能會有刮風下雨，風吹日曬，但當看到開花結果的那一刻，所有痛苦都會煙消雲散。

我的小花越長越高，而奶奶卻越來越矮，甚至我將花連根盤起，也沒法矮過她。拔起之後，我便將它移植在花盆裡，帶到了香港。如今它就在我的窗台上，我依然會照顧它。每當陽光灑在它身上，它便綻放得十分美麗。

後來，我又回到了老家，再次踏上了這片菜地，耳邊卻再也聽不到奶奶嘴裡哼的小曲。沒了奶奶的打理，這裡再沒有了往日的風光，取而代之的只剩下零零散散的枯枝落葉。看著眼前的景象，那時候我才明白，人生路上的璀璨，早就被奶奶藏在這腳底下的泥土裡。